

窥

杨金花

很多时候，我会被梦魇。没有大片大片凋零的樱花，也没有大片大片燃烧的枫叶。没有那么凄凉或荒芜的背景，甚至没有一点点色彩。我总是僵在那里，听一声近于一声的脚步响，很沉闷也很尖锐的皮鞋声，还有男人淡淡的叹息。从拼命的挣扎到静静的等待，每天如此。我想我是做了鬼妻，只是我不曾看清他的模样。

我是鬼妻，但我不是鬼。所以我开始习惯于在耀眼的灯光下坐在床上，透过夜幕窥视这个世界，这个我一闭眼就消失的世界。他会在耳边轻轻跟我说：这个世界，总是阴阳两隔。阴间，不过是阳间在人们臆想中的一个投影。所谓的世世轮回，也不过是在同一个世界割裂的两端奔跑、跋涉，所以不要怕死。

可是我怕，和所有人一样。梦中的我会模模糊糊看到故去的爷爷、外婆、清霞，他们会微笑着对我说话，给我糖吃，就像活着的时候，我也会看到自己淡淡的微笑，但心里的寒意却一波强似一波。在潜意识里，我从不曾忘记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。但凡是人其实都是怕死的，我窥到了人心底最脆弱的一脉。

他会说，不要怕欲望。

我一点一点把水晶手链挪到手腕，然后仰头看它们在阳光下闪烁的裂缝，直到它们连在一起，终于开始流动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压制欲望，就像裂缝留在水晶之中。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，这似乎是唯一的理由。欲望可以让人邪恶，但欲望也可以让人明澈。又想飞的欲望，所以才有登月、升空的现实。有想爱的欲望，所以才有梁祝、宝黛的绝唱。借一缕月光，沏一壶清露，舞两袖清风，赴一地落英。无需焦琴鹤童，无需红颜知己。空对着高山流水，又何须扣弦高歌？让欲望在静若秋水的心境中流淌、舒展，然后渐渐变清、流远，强于欲望在压制后喷涌而出。

我窥到，欲望在每个人心中，如流水一样，一刻不曾干涸。只是，有人轻轻一笑，就让欲望变得干净、自然，无需掩盖，无需拂尘菩提。

他会说，不要怕老去。

都说脂正浓，粉正香，为何两鬓又成霜？当有一天，再也没有对镜贴花黄的必要，没有当窗理云鬓的意趣。甚至在也没有了白衣潇潇，头发飘飘的年华。无需站在镜前，张望身后曾经飞扬过的青春，只要看看自己遭遇到的人的眼神，一切便可明了。都说红颜薄命，在我看来，薄命仿佛是他们最好的归宿。看着自己一点点走向凋零，才是对

他们最大的残忍。刹那芳华，远比枯枝败柳震人心魄，令人回味。

我窥到，刹那之美才是人心地最明媚的记忆。其实老去了，是为另一个世界的美丽、张扬而准备。

他会说，不要怕孤独。

孤独就像细细的水草，流动在人的血液之中。偶尔几尾小鱼的挑逗，也不过是使孤独更加鲜活一些。没有了孤独，就像流水没有了水草，除了死气沉沉，空无一物。所以，很多时候人们需要孤独，需要独卧青山，自枕清泉。需要把自己的房子一间一间的打开，一间一间的清理。必要的时候，插几只梨花，或放几尾小鱼。这样，在孤独中寻求飞跃，寻求解脱，才是生命得以求索的佳境。

我窥到，最让人惧怕的孤独才是生命中最难得的境界。

鬼妻和鬼又不一样的世界，却有同样的心境。窥视这个阴阳两隔的世界，只需和鬼夫在一起，于明澈的月光中，倚在树梢上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天上云卷云舒，看小孩媚如春花的笑脸，看老者深若幽井的目光，看爱人澈如月光的注视，看路人漠若落英的擦肩。这世界，阴阳两割，无需俯视，无需仰视，无需侧视，只要安安静静的平视。这世界，有爱，有恨，有声，有死，有老去，有重生，有欲望，有孤独，有臆想，有现实。而我们，什么都怕，却什么也无需怕。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，可望而不可及，是这世唯一的真相。既是如此，又何苦葬花洒泪，何叹红颜易逝？洒一把清泪，在天地间集日月雪露华叶等万物精华，沏一壶酹茶，一饮而尽。赤条条来赤条条去，何必枉自做笑谈？

鬼妻，是鬼？不是鬼？我迎着风，坐在窗台上，看在岁月中渐渐黯淡的窗花一点点变得枯黄，却不曾凋零满地。我想我在等，等一个我从不曾邂逅的男子，等一个与我阴阳两隔的男子，等我们浅浅淡淡爱情，等他牵着我的手，向前。鬼，不过是这个世界中生命另一种形式的投影。窥鬼，窥心，窥爱情，窥梦魇，只为了等待。所谓的窥，也不过是把自己一点一点渗透到这个世界的阴阳两面，无需小心翼翼，无需眯着眼睛。

我等待梦魇，等待剖析我心里这个世界的投影。因为欲望，因为孤独。

窥。不管尽头是否辉煌，生命得以求索，如此而已。